

卷一百一十九

卷一百一十九

繹史卷一百十九

戰國第十九

齊宣王好士

稷下諸子並附

戰國策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說晏首貴而仕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閒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伯今

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耘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呂氏春秋能意見齊宣王

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

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
邪王乃舍之○與王斗同意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

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

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如使

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

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

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

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默然不說

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簾天

下之士皆爲役處辯智竝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

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

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

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
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
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
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
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慢驕
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
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
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
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
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
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

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
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
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
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
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
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爲弟子且
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
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
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晚食以當
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
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

再拜而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新序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

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尺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顙而後可用耳閭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驪騮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鼪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鼪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闕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橐決日出昧其便未必能過管橐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顙與邛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

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夫鷄豚謹噉，卽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

韓詩外傳：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愜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說苑同

韓非子：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

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列女傳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其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修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盡力竭能務在效忠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爲人臣不忠是爲

人子不孝也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
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田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
金賜母

說苑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
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
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
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
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
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
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
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

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
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
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
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
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
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
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韓詩外傳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
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
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爲
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水

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
取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
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
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
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史世家係之威王年表魏惠王在位
實歷威宣會田之事未定何王之時

史記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
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
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韓非子見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
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

辭則甘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魯連子齊辯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

王成百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月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謂田

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服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

十萬則城不固國亡在旦又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而人惡之願先

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

乃不免也豈直于里駒巴終身不談○史注引

初序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將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王召臣臣改制鬚飾問於妾奚若妾愛臣諛臣曰佞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藝文引按國策之鄉衍呂覽之列精子高此之田巴其辭一也

史記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竝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

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勝引天地剖判以來之理
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
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
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
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匣
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
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經之施
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雖然類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
騶子重於齊過宋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
轍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而列第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
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

國語云陽夏縣子四十九篇是
理下說說天經 鄒子終始五

十六篇○師古曰亦鄒衍所說

自鄒衍之齊之後下先生如淳子其慎到環淵接

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田言或言齊周有取乎曰少微無得取乎曰自持其周固若臣之義衍與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賦心或謂鄒衍有取乎曰德則取德則否何德德則言天地人三才也不德則無言若丁云

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之來入聞之千

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予一朝

而見七十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獸同聚者而聚居

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荆於荆棘之間澹則累世不得一焉及

至是求柴荆之陰則郊郭之內其柴荆夫物各有疇今賢者之疇

也士求士於髡若掘水於河海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

七十也說苑齊宣王喜淳于髡借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五所好三焉宜王曰古者何好何惡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水

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
淳于髡曰古者騂騂騏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
好味矣古者有毛膾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
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與前王斗語同史記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
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
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
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
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褚先生補傳韓詩外傳
傳曰齊使使獻鵠于楚鴻渴使者道飲鴻攬管潰失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攬
管潰失臣欲亡爲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攬管在此願以汗
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畱而賜之終身以爲上客故使者必矜文
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懍矣民之莫矣

史記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
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
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
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
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

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呂氏春秋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說必不入不